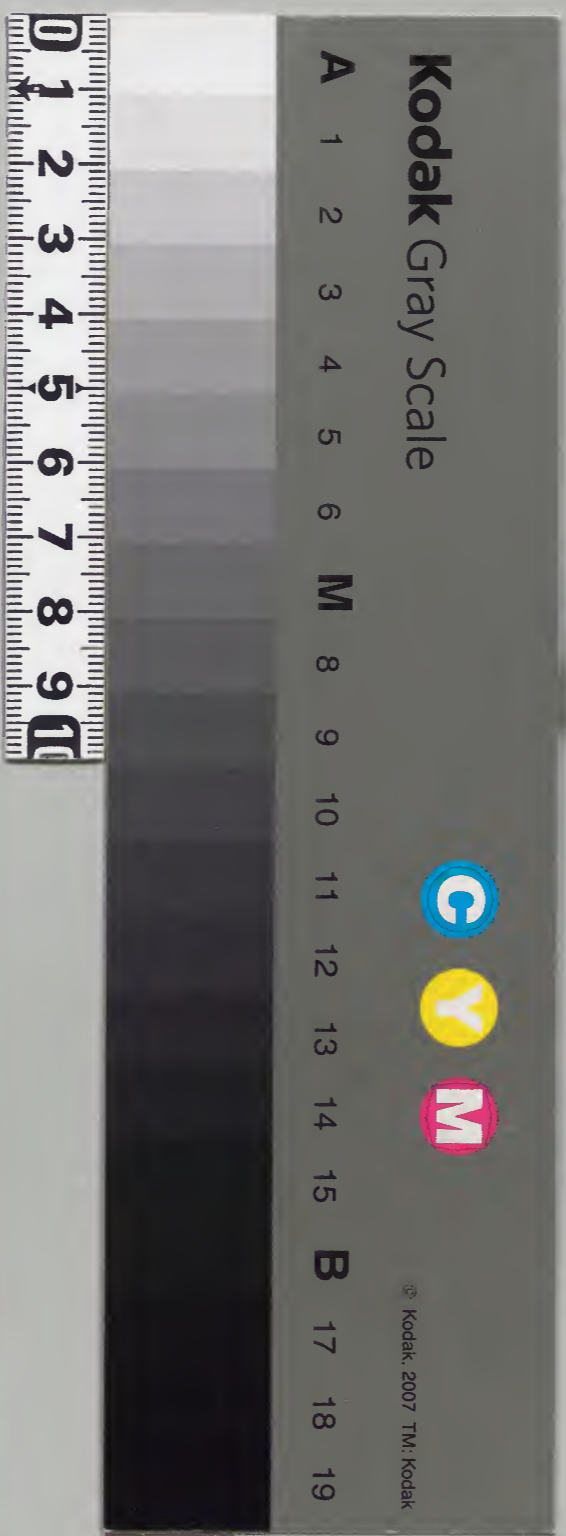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495
冊數	2 (2)
函號	274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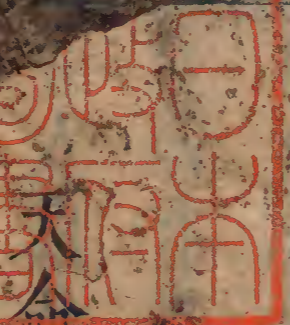


中庸古文臆說

明進士於越李

樂大蘭父述

後學古吳張以忠純臣甫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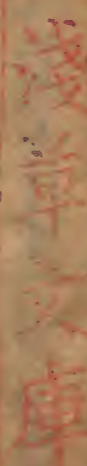
天命之謂性章

在通而求諸遠者非道行道之事在易而求諸
非行道之事天地之間為鬼為神生人生萬

義授農農授黃黃授堯堯授舜舜授禹

授文武文武授周公周公授仲尼仲尼

孟孫百世聖人者道也總之即人人通



言性命之道總之即人人日用彝倫喜怒哀樂庸
言可聞庸行可觀之道是乃千古聖人所以動天
地鬼神而通萬物之道也道德九經三重總是一
物本自中正也則本自庸常也世之愚不肖者不
知性命日用皆道而諉道以為難知難行其賢知
者人以日用為無奇而素隱行怪求道於性命之
外即有求性命之道者又譚空譚虛求之彝倫日
用喜怒哀樂庸言庸行之外則亦命其所命性其
所性道其所道非羲神以來人人邇言性命之道

雖自以為高遠難能而竟不足成位育之實功矣
故子思作為中庸不教奇僻而教之中不教怪異
而教之庸求之性命之常求之日用彝倫喜怒哀
樂言行未發已發之常求之素位之常不遠於人
以人治人而卒之參贊位育上同天載所以為天
地間帝王君師之正道也此段首言道非他也性
即天命之謂道即率此性之謂而教即修此道之
謂也可見道者天之命也人之性也聖人之教所
不能易也人與天地萬物大同之理不可須臾離

也。可離則非性命之道。聖教之道矣。是故君子不
爲人覩而後修也。不動而敬。雖須臾人不我覩而
戒慎常存。戒離道也。不爲人聞而後修也。不言而
信。雖須臾人不我聞而恐懼常存。恐離道也。蓋此
不覩不聞之中。正人情所謂隱微幽獨者。而不知
莫見莫顯乎此。隱此微之幾。故君子戒慎恐懼而
慎其獨也。何也。道不遠人。無時不在。故無須臾離
也。喜亦道也。怒亦道也。哀亦道也。樂亦道也。道在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中即天下之大本。安有

大本而可離者。是未發須臾不可離也。道在喜怒哀
樂既發而中節謂之和。而和即天下之達道。安
有達道而可離者。是已發須臾不可離也。人能須
臾不離而致此中和。則我此性命。天地萬物亦此
性命。天地以此位。萬物以此育。我不離天地萬物
中和之道。天地萬物亦不能離我中和之道。始乎
一喜一怒一哀一樂。不覩不聞之初。至隱至微之
際。而終之功業。爲天下之共覩共聞。至見至顯矣。
立教盡性致命。非斯人其誰與歸。夫道至位育聖

人之極功也。而不外於喜怒哀樂中和性命之常。則何嘗不中。何嘗不庸。何必離人日用以為道哉。○戒懼慎獨。此是聖人為已功夫。夫闇然實學。論語參前倚衡。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曲禮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少儀入虛。如有人。執虛如執盈。皆此心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此承上言道。不外性命喜怒哀樂中和之道。則自是中庸者也。君子小人之分。常在於此耳。故仲尼曰。君子為道。中正庸常。小人卑者口污。日下。高者

務奇務怪。反乎中庸。夫君子必中。必庸。固為君子之中庸。小人反君子之中庸。亦自謂能中。能庸。而為小人之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德本君子。而隨時協中。全其性命之理。所以為萬世中庸之法也。小人之中庸也。心本小人。而下者合汙同流。上者淫詞。詖行。無所忌憚。則梏其性命。中其所中。庸其所庸。而為中庸之賊矣。

中庸其至章

此承上言人之過於求道者。豈以中庸為無奇。而

民固易能乎。不知天命。人性中正庸常之道。至精至粹。天下萬世不可損。亦不可加。其至矣乎。自世教既衰于上。民行不興於下。匪但愚不肖者不能及。卽賢智者亦不能繇。蓋鮮能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豈可以爲易而忽之哉。

道之不行也章

此承上言民之鮮能。其故在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也。非道之遠人。乃人自不察之罪也。不明不行。卽鮮能明。鮮能行也。鮮能知味。卽鮮能知其當明。

當行之中道也。一飲一食。莫非性命之道也。賢智者矯世以爲高。愚不肖者縱情以自汙。皆鮮能知性命中庸之味也。道之不明不行。以此。

道其不行章

世多智者之過。而愚者又不及。旣不能明。如之何其能行也。則無舜之大智故也。

舜其大知章

舜不如愚者之不及。然亦不敢自恃聰明如智者之過用其智。以高天下。好就工瞽蒦蕘之輩而問。

之問而得尋常之通言。則好察之。察其惡者則隱之。使無失言之耻。以阻其再告之心。而至於善者。則揚之。使有得言之榮。以興其樂告之念。善有兩端。則執而用其中。於此來告之民。曾不一毫自用焉。則其始也。所問所察。所揚所用。皆人人常言性命中之理。固高明之士。以為不足取者也。其終也。所問所察。所揚所用。協人大同性。命中之願。又高明之士。所希慕而莫能及者也。其斯以為舜之大智。而當年道之大行。於虞封者。以此耳。

人皆曰予知章

世多賢者之過。而其下者又不能及。縱以智自負。而能擇不能守。安見其智哉。既不能為守。如之何。其能明也。則無顏回之為人故也。○罟獲陷穽。悖常犯分。災及其身之事也。中庸者隨時用中庸。常明哲保身之道也。

回之為人章

顏回不如不肖者之不及。然亦不敢自逞英才。如賢者之過用其能以高天下。生平竭才不惰。反求

性命之常。擇乎中正庸常。不愧於千聖相傳。至精至一之矩者。擇而得此一善。卽時措皆宜之善。卽中庸之道。萬世可達之善也。則拳拳奉持。服於膺胸之間。而弗失之矣。此所以克己復禮爲仁。而當年道之太明於天下者。以此耳。

天下國家可均章

此見賢智之過。用一時之智。秉一節之仁。奮一朝之勇。不爲難能而動。以大中盡性至命。萬世庸常不易者。爲難也。非大智大仁大勇。不可能也。則夫子所教子路之強。不可一日無也。

子路問強章

子路好勇兼人。蓋薄南方之懦。任北方之剛。而未聞君子之強者。其問強之意可知也。故夫子首問南方之強。以見柔亦爲強。繼問北方之強。以見北與南亦各自爲偏。方之強而不獨得爲強。終問抑而強。以見自有爾所當強。又於南方之強。曰君子居之以見柔爲君子所用。而優於強者之習。又於北方之強。曰強者居之。以見剛爲強者之習。而異

乎君子之尚。又承上言柔則為君子之居矣。剛則非君子之居矣。強之當濟以柔而不可徒恃乎剛。如此是故君子有性命內剛柔相濟中庸之強。和而不流。是致和也。強哉矯矣。中立不倚。是致中也。強哉矯矣。國有道居寵利不變中和之塞焉。強哉矯矣。國無道至死亡而不變中和之素焉。強哉矯矣。則不但強者之居。若北方而未合乎君子者不足數。即君子之居。若南方而未純乎君子者亦不足。班此真子路所當強也。能此則可依中庸遯世。

不悔如聖人矣。

素隱行怪章

此承上舜回子路之後。而以孔子總之也。言素隱為知行怪為行見述後世。而過於中庸焉者。吾所不為也。又有君子之徒。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能擇不能守。而不及於中庸焉者。又吾所不能如是。而遂已者也。乃若不為素隱。不為行怪。依乎性命之中庸。以為知行焉。遁世不見知於人。無有稱述。而顯揚者。而吾自求吾之知。自求吾之行。曾無悔焉。

則與遵道而廢於半途者異矣。此惟聖人智仁合一而勇冠天下能之矣。丘雖未能而敢不自勉哉。

君子之道費章

凡局於形氣者。小則不能該大。大則不能該小。不為費也。入於小而不該於大。可自其小而測之。入於大而不該於小。可自其大而測之。不為隱也。惟君子性命中庸之道。不囿於形。無形不徧。而非有形之可執。不狃於氣。無氣不充。而非有氣之可求。其費而隱乎。將自其端而求之。則性命大同而不

遺。夫婦之愚。可與知。夫婦之不肖。可能行。及自其至而求之。則性命變化而不窮。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雖天地之大人。猶為之有所憾。故是道也。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無限量。無端倪。故詩人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正言道之上。察于天。下。察于地。無細不入。無巨不周也。是以知君子之道。非大而遺小也。又非小而遺大也。造端於夫婦之與知與能。而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之易知簡能。即匹夫匹婦。未嘗不成一小天地之規。

模。即。極。天。極。地。未。嘗。非。總。一。大。夫。婦。之。氣。象。則。何。限。量。之。可。盡。又。何。端。倪。之。可。窺。故。曰。費。而。隱。知。其。所以。費。知。其。所。以。隱。則。知。察。天。地。者。即。造。端。夫。婦。之。間。而。中。庸。為。至。不。當。遠。求。矣。

道不遠人章

道。不。遠。人。即。不。遠。於。人。父。人。子。人。君。人。臣。人。兄。人。弟。人。朋。人。友。性。命。日。用。施。受。欲。惡。庸。言。庸。行。之。近。也。遠。於。此。人。而。為。道。者。是。索。隱。耳。行。怪。耳。非。道。也。執。柯。伐。柯。猶。以。為。遠。而。況。舍。柯。求。柯。乎。又。況。舍。人。

求。人。乎。以。人。治。人。以。人。子。自。有。之。道。治。事。父。之。人。子。以。人。臣。自。有。之。道。治。事。君。之。人。臣。以。人。弟。人。朋。友。自。有。之。道。治。事。兄。交。朋。友。之。人。弟。人。朋。友。以。人。所。同。欲。之。道。治。此。相。與。相。施。之。人。以。人。所。能。言。能。行。之。道。治。此。共。言。共。行。之。人。也。改。而。止。改。其。不。如。人。者。以。如。人。而。止。更。不。責。以。人。所。不。能。言。不。能。行。之。事。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如。子。施。於。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父。臣。施。於。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兄。友。施。於。於。人。君。弟。施。於。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兄。友。施。於。

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友。此乃忠心行恕。違道不遠矣。何必遠人爲道哉。又何得以爲近而易之也。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求子者事父。未能求臣者事君。未能求弟者事兄。未能求友者先施。未能誠。未能一也。然則更何必遠求而後爲君子哉。毋謂子臣弟友。中庸易能。而置其德不行。出其言不謹也。不過卽此庸德庸言。行之益力。謹之益至。言行相顧。而君子之道已慥慥實有之矣。信乎道不遠人。而人不可遠人爲也。

君子素其位章

承上道不遠人。人不必遠人。性命。中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庸言庸行之常。以爲道如此。君子何得遠求於吾見在位分。天命人性之外哉。素富貴之位。則求富貴時。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言行之道。不幸素貧賤。又不幸素夷狄。又不幸素患難。亦然。蓋莫非吾命。莫不有吾性中之理。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性命之常焉。當在上位。不願外而凌下。當在下位。不願外而援上。惟正已行道。而不求於外之人。

無所希求則無所不得。無所不得則無所怨憾。上何求於天。何不得於天。而何天之怨。下何求於人。何不得於人。而何人之尤。是故君子居素位中平。易之常以俟命。若小人則行素位外。危險之事。以僥求倖。得不能俟命矣。而君子豈爲之哉。故孔子曰。射有俟乎。君子大射失正。鄉射失鵠。反求諸其身。求身內志。正求身外體。直求身中比。禮求身節。比樂盡本分。以俟其中則已矣。不外有願望。僥倖而怨勝已者。誠似乎君子反身之道也。觀此則君

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居易俟命。不行險僥倖。所知矣。豈遠人爲道哉。此之謂君子而時中。此之謂君子中庸。

君子之道辟如章

承上道不遠人。君子不遠人。倫素位中庸平易性命之常。以爲行。而言其高遠之道。初不外於日用性命之卑近也。言道莫詳於詩人。折群言之。衷示爲道之的者。莫過於孔子矣。乃詩人不言高也。不言遠也。惟卽人倫日用之常。而措之歌咏。一則曰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一則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繼則因其妻子兄弟之宜且樂而諒其和氣之洽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盡皆世所習見習聞卑近之事而詩人惓惓言之不置也使道更有高遠當求者在孔子豈不能言哉及其讀詩而贊之則亦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念其妻子兄弟之順不但可以順室家順妻孥而且可以順父母也誠見天地萬物之理不出妻子兄弟父母之間故其所諄切講求者亦如此而止耳豈不如行遠自邇豈不如

登高自卑哉故知萬物大室家妻孥也天地大父母也君子于家庭素位之間妻子兄弟之際庸言庸行之常不失喜怒哀樂性命中和之理而位育在是矣君子中庸信哉

鬼神之為德章

此承上言君子素位中庸之道不可以卑近忽而不可以偽為得者也蓋性命之道天地之道也天地以之成人者此性命也天地以之成鬼神成物者此性命也皆誠實之道也故夫子言道而求

端於鬼神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無形而
不見。聽之無聲而不聞。體天下有形可見有聲可
聞之物。皆賴鬼神成始成終。而一物一息不可遺。
其精靈感動。能使天下人仰其生成功德。致敬報
答。齋明於中。盛服於外。以承祭祀。洋洋乎與人之
精誠相孚相格。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無可見
可聞。而儼然如見如聞也。在而曰如。則不可度思
矣。如在而不可度。則矧可射思不敬乎。而昭格承
事之心。當視齋明之初。盛服之始。而益肅矣。卽此

流形之精。驗於祭祀。上下左右之間。微於詩詞。而
其體物不遺。益可推矣。夫其不見不聞。至微也。而
體物不遺。微之顯也。此豈虛假而能然哉。乃天地
間。性命真誠之不可捨。如此夫。然則人在天地間。
何微而可忽也。當知日用之間。人所不睹不聞。卽
體物不遺之鬼神所昭鑒焉。母曰。人不我覩也。我
不覩人之我覩。可自欺也。思吾心有鬼神之真見。
恐吾目不見鬼神。而鬼神陰見我也。母曰。人不我
聞也。我不聞人之我聞。可自欺也。思吾心有鬼神

之真聞恐吾耳不聞鬼神而鬼神幽聞我也故不言亦信不動亦敬戒慎恐懼慎獨之功無微敢忘常如祭祀之承常如格思之頃鬼神體物不遺吾亦體物不怠其於道也幾矣

舜其大孝章

此舜素舜之位居易俟命而天命以尊富享保祿位名壽使為大孝之人此有虞君子之時中也君子中庸也總之不過成一入子事親之大孝也非遠人為道也

無憂者其惟章

此文王素文王之位居易俟命而天命以無憂也武王素武王之位居周公素周公之位居易俟命而天命以為君為相成文王之無憂也此有周君子之時中也君子中庸也總之不過父子作述君臣兄弟相續相承之常事也非遠人以為道也

武王周公章

此又承武王續緒周公成德之事而言也武王素武王之位居周公素周公之位居易俟命而天命以

繼志迷事為達孝之人也。君子時中也。君子中庸也。總之不過人子家庭繼述之事也。非遠人以為道也。○達孝達字即中節之和為天下達道之達。即五者天下達道三者天下達德之達。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之達。即中庸也。即君子時中也。時措之宜也。故得志可以為堯舜文武周公。不得志可以為仲尼顏淵。人人可達。時時可達。在先人時。諸侯可達。其志事。世世可繼。可述。在武周時。天子可達。其志事。種種皆善。繼善述上。可達於祖考。

敬先人之尊。下可達於子孫。臣庶愛先人之親。郊社可達於帝禘。嘗可達於先仁。孝可達於治國。君子慎獨。戒懼致喜。怒哀樂中和。而達於位育者。此也。君子之道。本諸身而達之於民。達之於天地鬼神。三王後聖者。此也。君子內省不疚。而達之天下。平上同天。載者此也。故此即時措之宜也。孔子聖之時也。此之謂也。故曰中庸。

哀公問政章 今朱子新定分二章

此夫子告哀公之言也。夫子不得舜文武周之位。

而素夫子之位。行夫子之事。隨問立言。曉告時君。傳示萬世。道明而道亦行矣。篇中人存人亡。人道爲政在人。仁者人也。思知人。人之道也。聖人也。凡此等人。字皆當互看。人道知人。知天。人之道也。天之道也。與後文知天也。知人也。凡此等天人字。皆互看。知之一也。成功一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此等一字。皆當互看。哀公問政。重在治人。夫子告之。重在身先爲人。文武聖人也。聖人亦人也。政在方策。君臣一德。有此人存。則政舉。否則政息。是人道

之敏政。猶地道之敏樹。誠如蒲盧之樹之最敏也。故在上之人。爲治人之政。先在得下有此人。取下人輔政。先以身爲此人。然後意氣相孚。相投相求。相得也。修身爲此人。卽以此人之道。修身爲人之道。卽以此人之仁。蓋仁卽人也。而行此人身之道。以親此人。所由生之親。爲大有仁。必有義。義卽人之宜也。而行此人身親親之仁。道之宜。以尊賢人。爲大親親者。有本親。有次于本親之親。則有殺矣。尊賢者。有大賢。有次于大賢之賢。則有等矣。此等

此殺乃禮所生也。修身修道行仁義者所當由也。修身爲此仁義有道之人身。乃可取人爲政也。豈但上之人取人者在身爲此人。卽下之人欲治民者亦賴上之身爲此人。如在下位不獲乎上。則下有文武之人。臣而上無文武之人。君與之相得以行政言不聽。計不行。民不可得而治矣。上欲取人以身取之也。下欲治民以君之身用之也。君身重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爲人。當思此身此道行以親親之仁。不可以不事吾身從出之親。

思事親以爲人。當思仁卽爲人。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當思人之道。皆天之道。不可以不知天。知天知人事。親修身而人存。政舉矣。則天命人性切於吾身之道。不可以不講也。是故修身以道而天下之達道不止。親親也。有恩自親。聯者有義與親並者。凡五焉。修道以仁。而所以行達道之德不止一仁也。有啓仁之端者。有致仁之決者。凡三焉。何名爲五。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交。天下共由之達道也。君子所由修身爲人者。此道也。何名爲三。知此

道曰智。行此道曰仁。強此道曰勇。天下同得之。達德也。君子所由修道成身者。此德也。要其所以行之者。非有五也。非有三也。一也。蓋人身一也。其得天之命而爲人一也。一能爲人。不愧於天。則爲人之智。爲人之仁。爲人之勇。爲人君。人臣。爲人父。人子。爲人夫婦。爲人昆弟。爲人朋友。皆此一以貫之矣。是故有異稟。無異知。有異才。無異行。或上焉生而知此道矣。其次或學而知之。又其次或困而知之。及其知此道也。總是不昧於天。不迷於人耳。一

也。或上焉安而行此道矣。其次或利而行之。又其次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此行道之功。總是不愧於天。不忝於人耳。一也。於知見智於行見仁於克知克行見勇以達德行達道者信乎一也。而或未及乎此德者。豈遂無可近之哉。未能知也。好學以求知。則足以破愚而近智。未能行也。力行以求能。則足以去私而近仁。未能強也。知耻其不如人者。而求如人。則足以起懦而近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明此道。行此道。強此道。而修身爲有道之身。知

所以修身則知以吾爲人之道治人。使同爲盡道之身。知所以治人。則知以吾治人之道治天下國家。使同爲盡道之人。始也。智在一身。終也。智臨天下。始也。仁在一身。終也。仁覆天下。始也。勇在一身。終也。勇任天下。矣。凡爲天下國家。蓋有九經焉。亦曰大本大端在於修身也。修身之義。莫大於尊賢。故又在尊賢。師傅賢朋友之賢。以輔其身。修身之仁。莫大於親親。故又在內親父子昆弟夫婦之親。以齊其家。由家而推於朝廷之上。則大臣羣臣亦

皆賢也。一敬之一體之。有差等而無遺義也。由朝而推於邦國之間。則庶民百工亦吾親也。一子之一來之。有漸殺而無遺仁也。由國以及天下。則遠人亦吾人也。吾親之錫類也。又在柔之。而人君親親之。殺盡矣。諸侯亦吾臣也。吾賢之同類也。又在懷之。而人君尊賢之。等盡矣。修身則以達德行達道。而天下之道法立矣。尊賢師友。則不惑於修身之道。親親則諸父昆弟感我之親。而不怨。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間。故臨事而不眩。視羣臣

如體則士在羣臣之列者。視吾如腹心而報禮必重。愛庶民如子則民安。百姓之分者。視吾如父而相與作勸。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而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願出其塗。而四方歸懷。諸侯則德施既博。威制自廣。而天下畏然。其事如何。而能各有此効哉。蓋人君一身內必齊明。外必盛服。非達道當然之禮不動。此乃所以修身而端天下國家之本也。道之所由立者。此也。去讒之足以妨賢者。遠色之足以踈賢者。賤貨之足以忘賢者。

而貴賢人可師可友之德。所以勸賢而使之樂。開吾惑也。尊親者之位。重親者之祿。同親者之好惡。所以勸親之親。而使諸父昆弟親我無怨也。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不以細事勞其身。而優禮信任。常專所以勸大臣。而使得專制天下之事。以成我之不眩也。待之忠信。養之重祿。所以勸士而使報我。推心之誠。養廉之厚。如體之從心也。使之時而不煩其力。歛之薄而不剝其財。所以勸百姓而使之樂事。樂供如子之從親也。往則爲授節以送。來則

豐委積以迎善者嘉之而不抑其効用之志不能者矜之而不強其不堪之事所以柔遠人而使四方之歸也絕世繼之廢國舉之亂者治之危者持之或親來朝以五年之時或使大夫來聘以比年三年之時其往施於彼也燕賜從厚其來行於此也納貢從薄所以懷諸侯而使天下之慕德以畏威也此九經也凡為天下國家者有此也總之即吾身行五道之事也即吾身三達德行道之事也非有九也總是奉天之命而求全吾為人之身也

總是為人一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則君與臣不容二也父與子兄與弟夫與婦吾與朋友不容二也自身以及於家國天下親者賢者大臣小臣百姓百工遠人諸侯不容二也所知所行不容二也自凡事之先以至臨事之際不容二也使待人觀聞之時臨事然而不覩不聞之前不豫然則二矣不一矣知其一也而可不豫哉凡事豫則執一以宰事而事立不豫則二三雜擾而廢言前定言豫也則言立而不跲事前定事豫也則事立而不

困行前定。行豫也。則行立而不疚。道前定。道豫也。則道立而不窮。事豫則立。如此。君子所以身在上。位而爲文武之人。舉文武之政者。修此焉耳。豈惟在上位之人。卽在下位之人。亦當知一之爲要。而豫之爲貴矣。在下位不豫。獲乎上。是君上不與我。爲臣之心一也。何得治民。使民與我一矣。欲獲上而不豫。見信乎朋友。是友不與我一也。何能獲上。使君上與我一矣。欲信乎朋友而不豫。順乎親。是親心不與我心一也。何能信乎朋友。使友與我一。

矣。欲順乎親而反諸身之所修者。不豫先誠實。是身且有二三而不一也。何能順親。使親與我一矣。欲誠乎身而不豫。明乎善。則意識之間。是非錯亂。有時善。有時不善。不勝其二三眩惑而不一也。何能誠身。使身真實粹白。終始惟一矣。觀在下位之人。之當豫。求乎誠。如此。而在上位之人。可知矣。蓋誠者非他也。天命賦與本然之道也。天旣賦之人。當全之。故不敢欺僞。而求以誠之者。乃吾人奉天當然之道也。誠者之本體。如何哉。其在於人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而中乎當行當知之道乃聖人也此為誠也此為天命本然之道也若夫誠之者常思已非聖人未能不思先從思入未能不勉先從勉入未能從容中道先從求明求誠入擇乎天所賦我日用之至善而貞固執守之者也久之則學知困知與生知不思者一利行勉行與安行不勉者一我亦聖人矣是乃誠之者也是乃吾人事天之道也知此天道之謂知天也知此人道之謂知人也能此人道而與天無間者是謂之敏政

之人是之謂人存政舉之人其在下位是文武輔政之人臣其在上位是文武為政之人君總是完仁者人也之人總是豫求明善而誠身總是明天下國家九經道德之善而誠其修德修道行九經治天下國家之身博學乎善求身之能而審問以求知之慎思以求得之明辨以求明之求其問思辨而學者篤厚以行之弗能弗措弗知弗措弗得弗措弗明弗措弗篤弗措人以一能我以百求人以十能我以千求如此擇善固執如此明善誠身

總是豫也。求一也。果能此道矣。不必近明者能明。雖愚必明。不必近强者能強。雖柔必強。學知困知與生知一矣。利行勉行與安行一矣。至此則可以修身。可以治人。治天下國家。三達德。五達道。九經會通。為一人。與天一君。與臣一。今之行政者。與文武一。所以行之者。一而盛德大業。一身四海。皆在性命中。和位育一體中矣。又何天人之異哉。故明善非他也。即明其所誠之善也。誠身非他也。即誠其所明之善也。自夫德無一之不誠。而即無一之

不明者。謂之天命本然之性。自夫隨事求明乎善。而隨事能誠乎身者。謂之修道當然之教。有聖人者。所性自然。其身自誠。則善自無不明矣。其賢人希聖者。由教入道。擇善既明。則以其所明者固執之。而身亦誠矣。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及其知之一也。成功一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毋謂文武與我異稟。而其人不可復企。其政不可復行也。在君擇善而固執之耳。在人君者困希學。學希生耳。勉希利。利希安耳。

唯天下至誠章

今朱子新定分二章

吾之性天命之性也。天地命我與人物一體之性也。即天地之性也。皆實理也。非虛假者所能盡也。亦非誠實而未至者所能盡也。唯天下至誠無邪私之間隔。為能察之由之。無所不盡。由此成人。由此成物。皆知之明。處之當。無所不盡。以贊助天地。化育人物之功。而配天配地。與之並立。為三以。三極三才之分量。總之一性中物也。一盡性中事也。一誠之至也。中庸之道也。非遠人為也。其次未

能至誠未能盡性。盡人盡物參贊天地者。可自諉哉。在日用之間。即物即事。惟致其委曲而毋敢踈漏焉。委曲詳盡。事事實踐。亦能有誠。誠於中則形於外。誠漸形則漸顯著。誠漸著則漸光明。誠漸明則暢四肢發事業。者漸能動物。誠漸動物則物漸改變。誠漸變物則物漸入於神化而莫知其所以然矣。既至於化。則豈人力所可易及耶。惟天下至誠自然盡已之性。而盡人物之性。為能變也。而致曲者至此。則亦至誠之聖人矣。學知困知與生知。

同利行。勉行。與安行。同而贊。化育。參天地。在我矣。然則道豈遠人。而人何必遠人事。日用性命之常。以爲道哉。

至誠之道章

承上至誠盡性矣。其次致曲。亦與至誠同矣。人如至誠之化。亦無以加矣。乃賢智之士。有探賸索隱。以爲高者。豈謂至誠真實有餘。而明智不足乎。吾則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焉。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以爲積善之驗。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以爲積不善

之驗。又且見乎蓍龜之吉凶。以爲善不善之兆。又且動乎四體之臧否。以爲善不善之兆。凡此福之將至而善也。至誠必先知之。禍之將至而不善也。至誠必先知之。鬼神以實理而先兆。其必然之機。至誠心涵鬼神之實理。而先知其必然之兆。故至誠如神。與之同運。並行而坐。照常在物先也。何也。鬼神之心。卽人之心。作善必有善報。作不善必有不善報。皆誠然之理。誠然之事也。善者當於至誠之心。卽當於鬼神之心。故鬼神將降福而至誠自

前知其福不善者不當於至誠之心即不當於鬼神之心故鬼神將降禍而至誠自前知其禍非能前知鬼神之事也能前知至誠之理也不出吾心之至誠而前知如此所以常獲禎祥常無妖孽著龜獻吉四體凝和而功在國家績並鬼神也人亦於日用性命中庸之理求誠而足矣

誠者自誠也章 今朱子新定分二章

此言誠在於心乃人之所由自成而誠措於事為當然之道乃人之所當自道也蓋誠者流行於天

地之間乃萬物之生所以成終成始之根本故人之作為必心有此誠乃有此事物成終成始矣如心有不誠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此事物矣始不成始終不成終矣是故君子擇善固執惟誠之為貴焉誠之所由自成者必求自成而道之所當自道者必求自道矣而功用豈其微哉夫誠者非但自成已而已也己性之中物性咸備所以自然而成物而道行於彼也何也成已即仁之所以立其體也成物即智之所以達其用也仁吾性之德也

智亦吾性之德也。仁似內而未嘗不合乎外。智在外而未嘗不合乎內。合內外之道也。皆一誠也。故一誠在我。可以成己。卽可以成物。可以盡仁。卽可以盡智。無體無用。性無不該。無外無內。道無不達。以時措之。而皆宜也。誠之爲理如此。故人患誠有未至耳。旣至誠。則無虛假者。無間斷。自始至終。吾以爲無一時之息焉。不息則始復有終。終復有始。常於中而久矣。久則驗於外而徵矣。徵則外之所驗者。與中之所存者。相爲不息。相爲常久而悠紆。

久遠無終窮矣。悠遠則積之廣博深厚矣。博厚則發之高大光明矣。是博厚也。所以載地所載之物。也是高明也。所以覆天所覆之物。也是悠久也。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天地覆載之物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也。所以成物也。博厚載物。下可配地。高明覆物。上可配天。悠久成物。亦可與天地而無疆。如此者。其初闇然。至誠耳。不見而配地。載物之功。自章也。其初寂然。至誠耳。不動而配天。覆物之象。自變也。其初淵然。至誠耳。無爲而悠久。無疆之

功自成也。是道也。至誠之道也。至誠之道。天地之
道也。天地之道。覆載生成。若不可紀。實可一言而
盡也。天得一以清。其爲物至易而不貳。則其大生
萬物不測。地得一以寧。其爲物至簡而不貳。則其
廣生萬物不測。故天地之道。自其載而言之。一博
也。厚也。不貳也。自其覆而言之。一高也。明也。不貳
也。自其成載成覆而言之。一終始博厚終始高明
悠也。悠也。久也。不貳也。今夫天自其不貳而言。不
過一斯昭昭之多耳。昭昭之多。高明生物。及其無

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不可測矣。今夫地
自其不貳而言之。不過一撮土之多耳。撮土之多。
博厚生物。及其廣厚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
不洩。萬物載焉。不可測矣。今夫山在天地間。卽天
地不貳之物。一卷石之多耳。一卷石之多。蘊天地
生物之用。及其廣大也。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
興焉。不可測矣。今夫水在天地間。卽天地不貳之
物。一勺水之多耳。一勺水之多。涵天地生物之用。
及其不測也。龜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不可

測矣。是生物之不測也。其為物不貳者也是天與地之道也。是天命之不已。至誠聖人所與同流而無間者也。是故詩人善言天。而亦善言至誠之聖人。其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之天也。又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之文也。文王之德而曰純。則不貳。不貳。亦不已。而與天合矣。存之為不貳。不息。常久之德者此也。微之為悠遠。悠久之業者此也。所謂非自成已。所以成物者此也。所謂覆物載物。成物而配天。配地無疆者此也。此至誠合天地之証也。自成自道之分量。如是而後盡也。夫功業合天地。可謂極矣。而不外乎吾心之至誠。則人亦反諸日用性命之間。求誠而已矣。求自成自道而已矣。戒懼慎獨。求喜怒哀樂。庸言庸行之間。慥慥乎實致中和。如大學所稱。毋自欺。務自謙。誠其意而止矣。何必遠人而求之中庸之外哉。

大哉聖人之道章

聖人之道。日用皆宜。時中之道也。是天所命我之德性。其量廣大。其體高明。已然之故。本然之厚。府萬物。官天地之具。而聖人修此立教。以示我學問之準。其理精微。其用中庸。究之爲日新之益。垂之爲典禮之常。明禮儀。正威儀之道也。世之遠人。以爲道者。愈求愈遠。而愈無濟於事故。德性乖而學問踈。吾未見其能明哲而保身也。豈其薄聖人日用平常之道。爲無奇乎。嘗試言之。大哉聖人之道乎。洋洋乎發育萬物。峻大充極於天。無不彌滿。磅

礪與之同流。而其間散見之蹟。爲物之綱紀。爲天之秩叙者。優優大哉。禮儀蓋三百焉。威儀又三千焉。孰非發育峻極之中。所包括而聖人之道所寓也。道大如此。誠至道矣。必得其有至德之人。而後行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者。卽智仁勇之三達德也。卽至大之德性也。至道者。卽五達道。喜怒哀樂各中禮節。而中和位育之道也。有德可以凝道。故君子知不問不學。不可以凝道。不尊德性而問學。不可以凝道也。尊吾天所命我之德

性而道問學以凝聖人之道致德性之廣大而盡
問學之精微極德性之高明而道問學之中庸溫
德性之故以知問學之新敦德性之厚以崇問學
之禮夫然則所問所學盡屬德性此德此性盡爲
問學以至德凝至道而我卽聖人我之道卽聖人
之道矣是故以聖人之德性用事何事不吉以聖
人之問學處世何世不宜居上制禮作樂而不驕
爲下遵名守分而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起而
大行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身而不殆識時中之理

得時措之宜詩人所稱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此
之謂矣向非修德凝道安得爲明安得爲哲安得
可上可下可治可亂而保身若此詩哉然則人亦
學聖人日用之道而已矣何必索隱行怪而遠人
爲也○天地間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敦化川流之
德爲三千三百禮制所從出者皆天命與我之德
皆天命我與聖人同然之德性也學問卽德性也
德性中事有待問而後知有待學而後能者雖生
知安行之聖人亦多聞多見識之從之好古敏求

之如入孝出弟須學文約禮須博文志道據德依
 仁須游藝此即問學乃問學德性耳故精微即廣
 大之條理中庸即高明之規矩新即故之旨趣禮
 即厚之儀則是以廣大高明故厚為德性精微中
 庸新禮為問學德性為問學之物問學為德性之
 事達道達德九經三重總是德性戒懼慎獨謹庸
 言行庸德學問思辨篤行知天知人隨時用中素
 位俟命參贊位育總是德性之問學我固有之聖
 人非加於我我亦不得讓於聖人故曰為天下國

家之經九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九即
 五五即三三即一也一以貫之而已矣○蓋嘗想
 夫天地鬼神默宰萬物其間四時之吏日月五星
 二十八宿五岳四瀆之官交錯以聽上帝之命亦
 必有無耳之耳不聽之聽無目之目不視之視無
 口之口不言之言無心之心不思之思則其暑寒
 晦明生長收藏風雲雨露雷霆霜雪飛潛動植洪
 纖高下之紀亦必精密細微中正庸常日新不窮
 典禮有定似亦如人隨事默問隨時力學而不差

不謬。總即天地健順元亨利貞。高明廣大。故舊相
因。渾厚無漓。自然本然之德性。故天地鬼神亦有
德性。亦有德性之問。學聖人君子。亦即尊天地之
德性。道天地德性之問。學故天地鬼神常明常哲。
萬古不毀。以保其天地鬼神之身。聖人君子亦明
亦哲。萬試不匱。以保其聖人君子之身。

愚而好自用章

朱子新定分二章

承上言修聖人之德。凝聖人之道者。上不驕。下不
倍矣。所謂下不倍者。何以見之。觀孔子之言。則可

見矣。孔子嘗曰。智者作法。愚者守焉。貴者作法。賤
者守焉。當世者作法。生今者守焉。此為下不倍。保
身之道也。乃若愚好自用。賤好自專。生今反古道。
越為下之分。犯天王之憲。裁及其身者也。非明哲
保身之人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必有德有位。
有時之天子。可議禮。可制度。可考文耳。非天子有
聖人之德。則愚也。非天子有聖人之位。則賤也。非
天子有聖人之時。則今世之民也。不得議禮。不得
制度。不得考文。試觀今之天下。自文武成康以來。

聖天子之制度在焉。則車同此軌也。孰敢復私制乎。聖天子之考文在焉。則書同此文也。孰敢私考乎。聖天子之議禮在焉。則行同此倫也。孰敢私議乎。是以雖有其位。苟無其德。猶且安愚。不敢作禮樂焉。愚安可自用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猶且安賤。不敢作禮樂焉。賤安可自專也。又觀孔子之言。以爲吾說夏禮。柰何杞不足徵。則非當今見存之法矣。吾說殷禮。僅有宋存其舊。則非當今通行之法矣。吾學周禮。今天下通存而通用之。吾舍周何

從哉。孔子生周之時。從周之禮。是萬世臣子之法。生今者。安可反古也。愚不自用。賤不自專。生今不反古。如我孔子。則爲下不倍。明哲保身矣。何至哉。及其身哉。此君子中庸之道也。修德凝道之驗也。所謂上不驕者。何以見之。觀王天下之人。則可見矣。惟王天下者。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當聖人之時。有議禮制度考文三重焉。以智臨民。非愚而自用也。以貴帥民。非賤而自專也。以時宜民。非生今而反古也。庶幾一人倡之。萬民趨之。國不異政。

家不異俗。而車寡異軌之過。書寡異文之過。行寡異倫之過矣乎。蓋上焉者。非有當今王天下之時。雖善而無徵。無徵者不信。不信民弗從。安能寡過也。下焉者。非有當今王天下之位。雖善而不尊。不尊者不信。不信民弗從。安能寡過也。故君子三重之道。中庸之道也。時中之道也。非曰反身無德。而擁虛化也。亦非曰無時無位。而若上之無徵。下之不尊也。德性問學。本諸一身。有經綸之具。乘時居位。徵諸庶民。有信從之驗。考諸三王之制作。三王

此道。吾亦此道。何謬焉。建諸天地之易簡。天地此道。吾亦此道。何悖焉。質諸鬼神之變化。鬼神此道。吾亦此道。何疑焉。百世以俟聖人之因革。聖人此道。吾亦先得此道。何惑焉。夫天地猶其顯者也。鬼神幽冥無迹。而質之無疑者。何也。蓋鬼神之道。即天地本然之道。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君子德性之靈。學問之達。知此天道。吾不違天。而鬼神亦不能違吾之天。此以不疑也。誠不疑於天地。開闢以來之天也。三王猶其往者也。后聖將來難卜。而俟之

不惑者何也。蓋后聖之道，即人性當然之道。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君子德性之明，學問之徹，知此人道，吾不違人，而后聖亦不能違吾之人。此以不惑也。誠不惑於三王授守以來之人也。知天則天地鬼神且孚，而況民之同此天命者乎？知人則三王后聖且契，而況民之同此人性者乎？是故君子之道，達諸世世，則動世為道焉；動身成行，世為天下法也。動口成言，世為天下則也。而世世寡過，君子有譽於萬世之天下矣。君子之道，達諸人人，則

感無遺民焉。遠之有望，慕其澤之被也；近之不厭，悅其恩之常也。而人人寡過，君子有譽於一世之天下矣。故其在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必彼此無惡射之心，而後夙夜有永終之譽。乃知君子之有譽於天下者，良由其道之盡善如此耳。未有德性學問不通，天人之蘊，不如此其本諸身如此其微諸民如此其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而遂能法則永垂遠近交服。早有令譽於天下者也。夫必如此而聲譽在於天

中庸
下則其居上也。德位時乘信乎其不驕矣。豈不爲明哲之后而保其有天下之身哉。

仲尼祖述堯舜意

承上言聖人得天子之位則居上不驕。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直追三王不難矣。聖人不得天子之位則爲下不倍。全時中之道如我仲尼者亦不爲小也。道生天地天地之間生帝王帝王之後又生仲尼。仲尼聖之時也。仲尼時中之道卽堯舜帝天下之道卽文武王天下之道卽堯舜文武所法所

因天時水土之道也。仲尼無堯舜之位而有堯舜之道。生不當堯舜之時而當仲尼之時。隨時用中皆遠宗堯舜之傳。使堯舜復作其道當不能易也。故謂之祖述堯舜。仲尼無文武之位而有文武之道。生當仲尼之時而值文武子孫之時。遵時安分皆近守文武之制。雖文武旣沒其法終未敢變也。故謂之憲章文武。仰觀天時堯舜文武所不違也。仲尼身際此天此時則有法其自然之運而已。當時祖述憲章見於行事者皆上律天時也。俯察水

土。堯舜文武所不違也。仲尼時居此水。此土。則有因其一定之理而已。當時祖述憲章。見於轍環者。皆下襲水土也。是以統體克周。不限于一偏之隘。流行活潑。不滯于一迹之拘。辟如天地之萬物。持載萬物。覆幬辟如天地之四時。錯行。日月代明。是天地也。職覆職載。萬有不齊之物。並育而不相害。四時日月循環。不窮之道。並行而不相悖。夫其不害。不悖也。一形一色。一貌一象。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莫非德之小。而無間也。小德如川。斯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至其並育。並行也。無飛無潛。無動無植。無往無來。無盈無昃。莫非德之大。而無外也。大德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此天地之所以高明在上。而爲元象之大。博厚在下。而爲元形之大也。而仲尼辟如天地矣。其祖憲律襲。卽事卽物。各協一中也。其小德之川流乎。而隨時隨宜。統歸一中也。其大德之敦化乎。故堯舜爲唐虞之天地。文武爲成周之天地。仲尼爲春秋之天地。人亦學仲尼之中庸可矣。不必遠人以爲道也。

唯天下至聖章

此承上言自古聖人堯舜傳文武文武傳仲尼得位其道行不得位其道未嘗不素位而行如天地之大矣。是至聖也。其道雖不出中庸而其功用豈易言哉。唯天下至聖爲能生而聰明作一世之耳目。生而睿知。竭一世之心思。足以有臨也。以此生知之質。兼有四德之撰。爲能寬裕溫柔。仁足以有容。發強剛毅。義足以有執。齊莊中正。禮足以有文。理密察。智足以有別。雖未及當事而其體段已

備矣。但見周徧廣濶。浩然溥博。靜深有本。澄然淵泉。而隨感隨應。以時出之。爲臨爲容。爲執爲敬。爲別焉。自其溥博擬之。殆如天之不可量乎。自其淵泉擬之。殆如淵之不可測乎。故其時出之而有所見也。民莫不敬。時出之而有所言也。民莫不信。時出之而有所行也。民莫不說。蓋不溥博則有限而不能時。不時則不當可。而溥博之時出者。時時皆投人心之天。不淵泉則有息而不能時。不時則不當可。而淵泉之時出者。時時皆當人心之淵。是以

聰明睿知播為鴻稱仁義禮智騰為休譽聲名洋溢乎中國而居高臨下流為私恩容執敬別衍為大澤德施徧及乎蠻貊於是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其間凡有血氣者仰見至聖之聲施與舟車而同至與人力而偕通與天而並覆與地而共載與日月而俱照與霜露而兼隊莫不尊之為內夏外夷之表儀親之為中原異域之倚賴則是上止有昊天廣大而盡物下止有聖人廣大而盡民天為萬物之天聖人為萬民之天故曰配天匪虛語也夫聖人不過人耳聖人時出不過中庸時出之常耳而其極至於配天則人信不必遠人為道矣

唯天下至誠章

承上文聖德之至其發見也有時出各當之用其充積也有溥博淵泉之體其究極也有天覆地載並運之功此非人倫外事也非人性外事也非天地賦命於我之外之事也措之即為大經極之即為大本其流於造物也即為化育總皆吾人日用

平常真誠之物也。人特患不如聖人之至誠耳。唯天下至聖至誠之人。爲能於大經而經綸焉。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有綱有紀。可爲天下後世之法。而盡倫者。必此人矣。爲能於大本而植立焉。不以一毫私蔽其本原。不以一毫私累其本體。常停常蓄。可爲千變萬化之根。而盡性者。必此人矣。爲能於天地之化育而真知焉。靜契天地之翕動。契天地之闢。仰觀俯察。洞悉陰陽變合之妙。而至命者。必此人矣。經綸則典禮之中在焉。立本則

存主之中在焉。知化則造化之中在焉。夫焉有所偏倚乎。不偏不倚。至盛至隆。於經綸見至誠之肫肫其仁也。於立本見至誠之淵淵其淵也。於知化見至誠之浩浩其天也。蓋至誠有天縱聰明聖知之資。有天赋仁義禮智之德。而後能之。亦必有是德者。則資非聖人。至誠之資。德非聖人。至誠之德。而心亦不能默契。聖人至誠之功用矣。夫功用之盛。非至聖不能知。而要不外乎至誠如此。則亦平

中庸
常中庸誠實事耳。而何必遠人爲哉。

詩云衣錦尚絺章

承上首篇言位育之功。而其初不外於致吾性命。內喜怒哀樂之中和。不外於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慎獨之學。以至君子之道。不可尚也。而不外於日用之中庸。舜之大智也。其初不過問察。邇言之善。而用其中。回之大賢也。其學不過擇乎中庸之一善。而服膺勿失。夫子之論強。若有異乎世俗也。其道不過用吾性命中和之極。而不變其自述。亦不

過曰。依乎中庸。遁世不知不悔。君子之費隱。直至察乎天地也。而其造端在夫婦。知能之間。君子之慥慥不可尚也。而其實只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庸言庸行人已施受之近。未嘗遠人以爲道。曾不出乎素位。居易反身之常。如登高行遠。常自卑。近倦倦切切於妻子兄弟室家。妻孥父母之念。道若鬼神。之盛也。而亦不過曰微之顯。一誠之不可掩。舜文武周功業滿天下矣。亦不過修孝親作述。續緒成德。繼志述事之常。夫子告君舉文武之政。爲

天下國家也。而不過修吾身。盡吾達道達德之常。反求乎日用誠身明善之功。學問思辨篤行之實。贊化育贊天地之業。不過至誠盡吾性之事。功業變化也。而不過致曲求成之積。前知如神。其究可。以消妖孽來禎祥。著龜告吉。四體納福也。而不外乎吾心之至誠。非有隱怪之術。成已成物時措之宜也。而不過盡吾自成自道之常。功業配天地之無疆也。而其初不過一心之至誠。無息行聖人洋洋優優之大道。明哲保身。至于無所不宜也。而不

過。反求吾德性。問學之常。孔子之大聖也。而從周守分不越乎臣子之常。王天下之君子。世法世則。遠望近悅也。而不過本諸身。仲尼如天地之大也。而不過素位平常之際。盡祖憲律襲之道。至聖功用。名溢中國。施及蠻貊。尊親配天也。而不外吾心中。溥博淵泉之時。出經綸立本知化。非至聖不能知也。而不過在吾一念之至誠。然則君子任參贊之責。操位育之權。盡天下民物孰非吾一體之度。而要不。必高譚神化。遠索謨猷也。要自有下學上

達着已近裡之功。而不當於聲臭間求矣。世之愚不肖者。忘其有事。固不足論。乃其賢智者。高譚不厭之趣。而舍淡泊之真。廣求文彩之觀。而昧簡易之矩。外務經理之業。而忘溫淳之初。見遠不見近。見風不見自。見顯不見微。儆戒於人之所見。而忽畧於人之所不見。敬信於言動之後。而慢欺於不言動之頃。逐逐於民勸民威之末務。而不思端本於賞怒之外。役役於平治天下之繁文。而不思求端於篤恭之內。希天載之精。而事聲臭之粗。欲百

辟之刑。而失不顯之德。舍奏格之誠。而冀靡爭之化。忽爾室之幽。而多屋漏之愧。當潛伏之時。而無孔昭之畏。効的然。不慕闇然。日章不戒。日亡耀衣。錦之文。棄尚綱之素。終不足與全性命之德。而論太平之化也。衛風碩人之詩曰。衣錦尚綱。夫錦至文也。欲人知之見之。則宜尚錦矣。衣錦者。不尚錦。而尚綱。以爲衣錦爲已也。非爲人也。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有尚綱之心。而如錦在中。自日章而不可掩。其闇然也。異乎小人之齟然。其

日章也。異乎小人之日亡。自其務闇然之實也。常處乎淡。常處乎簡。常處乎溫。曾無炫美之事。而至其蘊。日章之具也。實則不厭。實則自文。實則自理。每有充美之休。世人盡言遠。而君子以尚綱之心。察之。則知遠之由近。世人盡言風。而君子以尚綱之心。究之。則知風之有自。世人盡言顯。而君子以尚綱之心。推之。則知微之能顯。以是心也。則其心也。庶乎能慎於近。能慎於自。能慎於微。澹是養冲。簡足凝神。溫足葆粹。可與入德矣。何以見其入德。

耶。夫人見而後謹。不見而踈者。非也。終屬矯偽。皆的然。務聲臭之飾也。小雅正月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夫不以潛伏為無見。而以亦孔之昭為訓。言幾之當謹也。是故人多務外。君子務內。人多事迹。君子事志。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焉。蓋常人視潛為伏。則動無他人之見。而君子視潛為昭。則動關十目之視。君子之德。所不可及者。正在人之所不見耳。然或言動而後修。無言動而忘者。亦非也。猶涉覩聞。亦的然在聲臭之間也。大雅抑之詩云。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夫不以在室爲幽隱而
以不愧屋漏爲盟言心之當純也是故俗學制動
君子制靜俗學慎言君子慎默不動亦敬不言亦
信焉蓋常人思不動不言則人不覩聞而君子思
不動不言則已獨覩聞君子之德所以益粹者正
在人之所不及簡耳由是德漸積則化漸行商頌
列祖之詩言之矣其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言誠
敬昭格於神明而感化默通於衆志也是故德不
是勸者以賞勸德不足威者以怒威亦在聲臭之

際用力也君子敬信足以立民亦不言賞而民甚
於爵祿之勸敬信足以消民慝不言怒而民甚於
鈇鉞之威上人有奏格之心下人有靡爭之化是
人德之明効也由是德愈深則效愈遠周頌烈文
之詩言之矣其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言君德妙
入於幽玄而羣后心傾於効法也是故不賞之勸
猶有勸善之迹不怒之威猶有戒惡之迹亦在聲
臭之際運治耳君子篤恭而天下罔至善之中太
平無事上忘賞下亦忘勸也篤恭而天下成無過

中庸
之俗太平無爲上忘怒下亦忘威也一人有不顯
之德四海有其刑之風是入德之極功也蓋功起
見知之表學在言動之先故道行賞罰之外德泯
顯著之端而戒謹恐懼時存尚綱聞然之心豈彼
的然之作爲中罔疚惡之累內有敬信之真故民
興威勸之誠世底昇平之績而中和位育共仰衣
錦日章之驗豈彼日亡之流弊夫是不顯之德未
易形容也大雅皇矣之詩有云予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可以形容之乎然夫子以聲色爲化民之未

而今特不大也未見其不顯也烝民之詩有云德
輶如毛可以形容之乎然吾又以毛爲有倫之物
而今且如毛也未見其不顯也惟文王之詩有所
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焉夫聲則無形在物本爲
微矣而況曰無聲又併其微者而泯之則天下之
至微而不顯也臭則無象在物已爲隱矣而況曰
無臭又併其隱者而亡之則天下之至隱而不顯
也以此言天天道至教可見矣以此言聖聖人至
德可知矣入德者必如此乃極也夫屑屑然致力

於聲臭之聞。以博名高。用情於色象。倫類之迹。以
逞過人之智。是爲人之僞。非爲己之誠也。則其德
必不純。而其化淺矣。豈中庸日用性命切近精實
之學哉。○或曰不覩不聞。先儒主己之不覩不聞。
而子主人之不覩不聞何也。曰未章不曰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潛伏之動。人所
不見亦不覩也。然尚有可覩可聞言動之萌也。不
動之時。尤人不覩之時也。不言之時。尤人不聞之
時也。卽無聲無臭之初也。其實人不我覩而我目
獨常覩。人不我聞而我耳獨常聞。卽夢寐中亦夢
見。夢聞一呼卽醒。卽聞卽覩也。蓋聖人君子學專
爲己。不爲人覩。人聞而戒懼。不爲人不覩聞而不
戒不懼。是以不可及也。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可
以爲不覩不聞之戒慎乎。曰此亦以未接人而論
也。凡人有一動施諸己。則有人形爲我目之覩。我
必以動而應之。則我爲人目所覩矣。凡人有一言
施諸己。則有人聲爲我耳之聞。我必以言而應之。
則我爲人耳所聞矣。凡人無動施於己之時。此無

人形可爲我覩之時也。我日我心亦自能覩。但是人不及覩我之應形耳。難云我不覩也。我豈可爲無人形爲人不及覩我而失我獨覩也。故視於無形所以慎我獨覩於人。不我覩之初卽不動而敬卽戒慎乎人所不覩也。凡人無動施諸已之時。此無人聲可爲我聞之時也。我耳我心亦自能聞。但是人不及聞我之應聲耳。難云我不聞也。我豈可爲無人聲爲人不及聞我而失我獨聞也。故聽於無聲所以慎我獨聞於人。不我聞之初卽不言而

信。卽恐懼乎人所不聞也。不見是圖。不聞亦式。卽此義也。夫然則人不覩而我常覩。人不聞而我常聞。常聰常明。外自有言有動有聲臭之際。內入無言無動無聲臭之微。篤恭不顯而天下平焉。位育參贊性命之功成矣。此中庸之道所以有實用也。武林生曰中庸大旨存乎誠。先儒之言諒乎。李子曰然。卽大學古文亦首誠意。何嘗不在誠也。曰大學大旨先儒以爲在乎敬矣。曰然大學言慎獨。先慎乎德。何嘗不與中庸戒懼慎獨同也。卽中庸安

在其不為敬也

武林生曰。子思作中庸何也。李子曰。性命之書也。教天下不遠人以為道也。不遠人以為道。故中正而庸常。中正而庸常。故謂之中庸。曰。何以為性命之書也。孔子不言性與天道。及門之士。若子貢亦稱不可得聞。今日性命之書。夫天命亦天道。則言性與天道矣。不可得聞矣。豈中庸耶。曰。世之高士。視性命不可聞。常自其不可聞者而求之。所以索隱行怪。不思道不遠人。曰。買買焉。遠人為道而去。

中遠矣。中庸所以作也。欲人求性命於素位中也。曰。願聞其說。曰。性命非上智之玄譚。非獨創之新論也。自古有天地而有人。以至于今。蓋通稱諺詞也。語生者則謂之有性命。語死者則謂之無性命。語人欲生則謂之欲性命。語人不欲生則謂之不欲性命。語生之者曰。全其性命。語殺之者曰。害其性命。性命之言。蓋恒言也。邇言也。古之常人以為至邇之恒言。而後之高士不察邇言。反求之深遠之際。夫以為恒言。故聖人畧而不言。曰。不必言而。

自知也。以爲深遠。乃始離日用。遺身心。索之冥冥。探之茫茫。一變而肇虛無之根。再變而濬空寂之源。講愈深。幾愈藏。論彌高。理彌晦。天下遂以爲聖人不輕言性命。學者不可得而聞。卽孔門高第不免。故欲求性命。至於索隱行怪。而道亂矣。蓋愚不肖者。諉而不求。不務盡性。至命而性命自如也。惟賢智者。舉其隱怪。不可得聞者。而索焉行焉。且曰。如彼而後爲性。如彼而後爲命也。則必非人之所可知。必非人之所可行。必非天下萬世之所共知。共行。必非天下萬世之所當知。當行。而人人遍言。恒言之。性命日沉。日晦。日戕。賊于幽深冥漠之境。而不可救。故子思首稱性命之道。而曰不可須臾離矣。愚不肖者。知跛而及。賢智者。知俯而就。以會于性命之中。而後天下萬世可常常知且行矣。故曰中庸性命之書也。曰性命人人同乎。曰人人各有天命。卽各謂之性。是以同也。此素位之學。所自來也。曰請問其目。曰君子素位而行。各安其性命也。不願乎外。各不願乎性命之外也。此所謂君子

而時中也。曰何也。曰人而素富貴也。是天生為富貴之人。命為富貴。當然之理。是之謂富貴。人之性。人而素貧賤也。是天生為貧賤之人。命為貧賤。當然之理。是之謂貧賤。人之性。其素夷狄。素患難也。是天生為夷狄患難之人。命為夷狄患難。當然之理。是之謂夷狄患難。人之性。率而行之。各謂之道。修而彰之。各謂之教。升者在天。沉者在淵。均之率性。均之自得。均之素位耳。蓋素位而行者。依乎中庸。遵道而行也。允執厥中也。服膺勿失也。擇善而

固執也。不願乎外者。愚不肖。不得不及。賢智不得過也。此謂須臾不離也。曰何以篇首舉喜怒哀樂。耶。曰素其位而各行其喜怒哀樂。當然之理。各中其節。不乖其未發之中。喜亦和也。怒亦和也。哀亦和也。樂亦和也。不乖天地之中。不傷天地生萬物之和。不出素位而位育臻。天下平。故曰不遠人以為道也。不遠人。故曰中庸也。曰君子言行相顧。何謂也。曰庸德之行。中庸之德之行也。庸言之謹。中庸之言之謹也。喜怒哀樂之理。發于言行而中節。

此庸德庸言也。其不然者一人之私言。一人之私行。不可以爲天下萬世公共之言行。不得謂之庸也。不庸也者。謂其不中也。知其爲庸。不虛發于言。而必實發于行者。所以相顧也。君子之中庸也。曰不覩不聞之說。何謂也。曰言所聞也。待發于聞而後思。顧行則人所不聞者離矣。行所覩也。待發于覩而後思。顧言則人所不覩者離矣。君子戒慎不覩。獨知之中。有真覩焉。恐懼不聞。獨知之中。有真聞焉。此爲慎獨。此爲不須臾離。此爲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果在人之所不見不聞也。故慥慥乎篤實焉。篤恭而天下平。位育之道在是矣。曰孔子何以舉子臣弟友而言耶。曰父子君臣兄弟朋友。造端夫婦。天下之達道也。素其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位。而各有達道之常性也。命也。卽人不見聞而不可忽者也。此君子中庸也。曰達道爲性命。則吾聞命矣。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智天道之於賓主賢者聖人是矣。然孟子又舉口之于味鼻之于臭耳目四肢之于

口。青意說

聲色安逸而言性命者何哉。曰非有二也。人但知口鼻耳目四肢之爲性。而忘其口鼻耳目四肢有仁義禮智天道之常經者爲性。是以互而舉之也。蓋曰生而富貴。是天命爲富貴之君臣。富貴之父。子富貴之兄弟朋友。是天命其具富貴之口鼻耳目四肢。行富貴之仁義禮智天道。推而貧賤可知矣。推而夷狄而患難。又可知矣。此皆天命。此皆性也。素位而行。居易率性。以俟命。不敢行險。願外以微倖。則中庸之道。孟子得之。子思也。曰敢問上不

驕。下不倍。有道言興。無道默。容何謂也。曰此正君子時中素位而行也。此明哲保身不行險也。居易俟命之道也。天命爲舜。則舜。天命爲文武。則文武。天命爲周公。則周公。天命爲孔子。顏淵。子路。則孔子。顏子。路。可以上。可以下。可以言。可以默。居易率性。行法俟命。非有僥倖。非有願外。君子而時中也。君子中庸也。曰末言無聲無臭。其義何居。曰素位率性。不言而信。恐懼不聞。信德不顯。極于無聲。而天下奉不言之教。不動而敬。戒慎不覩。敬德不顯。極

中庸
于無臭而天下奉不殺之嚴如天地之自然而四
時行亦自然而百物生蓋不過素人倫日用之位
而盡性至命上達天載所謂中庸其至矣彼愚不
肖者不及固難語此卽賢智者過之豈足語此哉
故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過猶不及此之謂也曰子素位俟命言性
命之學則性命隨位變遷不二乎曰一也素位者
時中也時中者精一執中之理也天地之中也維
皇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民並用之時措之宜易
地皆然者也大舜貧賤爲耕稼陶漁富貴爲都君
天子其與木石鹿豕隣也如處夷狄其入井焚廩
也嘗處患難而率性居易以俟天命允執一中此
爲不一乎此爲一乎故素位之學性命之學人倫
日用無聲無臭文王之德之純天下之達道也
武林生問曰子思言天命之性先儒解之以理言
矣而子舉富貴貧賤素位言命言性無乃以數言
耶李子曰天命之數天命之時也時者時中也理
也所以爲性也曰請問其說曰子聞性爲天命也

亦聞仁爲性乎。曰然。曰試以仁論。仁如水也。在海云海水。在河云河水。在井云井水。寒曰凉水。暖曰熱水。皆天一之水也。子聞之乎。曰然。曰然則仁性可知矣。素富貴者可以久處樂。爲審富貴之仁。素貧賤者可以長處約。爲安貧賤之仁。素夷狄患難者可以齊順逆。一常變爲造次顛沛之仁。堯舜之仁。揖遜繼治。湯武之仁。放伐救亂。微子之仁。去國存祀。箕子之仁。佯狂蒙難。比干之仁。力諍殺身。夷齊餓死而仁。古公避難而仁。禹稷愛人而仁。顏子

愛身而仁。總之各成其人時也。中也天之命也。無不仁者焉。則亦無不智不義不禮者焉。性也。數聖賢君子者。各素其位。各率其性。易地皆然。無非當然之則。所謂道也。修此而萬世模範昭昭不泯。皆可以垂訓而淑人。所謂教也。此教此道在。父子爲親。在君臣爲義。在夫婦爲別。在兄弟爲序。在朋友爲信。時哀能哀。時樂能樂。時喜能喜。時怒能怒。在口爲言。在身爲行。言可得聞。行可得覩。未感則未發。已發則有節。當其喜怒哀樂之未發。吾不言。人

不聞吾不行。人不覩。獨知之中。清明不昧。必有真
 覺者存。而無偏私之擾。不謂之中乎。此中發外。而
 喜怒哀樂。各素其位。各率其性。各協其時。各中其
 節。言必中倫。行必中慮。不乖不戾。不謂之和乎。此
 和。卽中。此中。卽教。此教。卽道。此道。卽性。此性。卽天
 命也。此命。卽時。此時。卽數。此數。卽理也。越其
 位。而願其外者。行險徼倖。不率性。不知命耳。素其
 位。而不願其外者。居易俟命。各率性。各知命。故知
 時之謂知中。知中之謂知數。知數之謂知理。知理

之。謂知性。知性之。謂知天。故君子窮理盡性。以至
 于命。吾不違命。命亦不能違吾。而獨立矣。

武林生曰。子之言性。一本於命。謂命數。卽理。則既
 詳矣。敢問此性。卽孟子性善之旨否乎。李子曰。然。
 曰。何以言之。曰。仁爲性乎。曰。仁爲性也。曰。惻隱。仁
 乎。曰。惻隱。仁也。曰。惻隱。爲仁。何嘗不善。善而各有
 時中之極。則天命也。數也。乃至善之性也。曰。曷謂
 也。曰。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父子之愛。不忍薄焉。
 惻隱之至也。天子以天下養之。以九廟享之。以追

王○上○祀○郊○祭○配○天○宗○祀○配○帝○報○之○厚○莫○加○焉○諸○侯
五○廟○大○夫○三○嫡○士○二○庶○士○一○其○諸○儀○文○皆○以○漸○而
殺○孰○非○惻○隱○各○有○時○中○心○無○厚○薄○天○之○命○也○數○也
是○其○性○也○故○素○其○位○而○不○願○其○外○者○知○命○者○也○居
易○以○俟○之○所○以○盡○率○性○之○道○也○素○其○位○而○願○外○焉
則○士○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自○以○爲○吾
愛○親○厚○親○亦○若○出○於○惻○隱○不○忍○之○性○而○越○禮○犯○分
不○安○天○命○行○險○徼○倖○是○縱○其○性○也○非○率○其○天○命○之
性○也○此○爲○不○道○不○道○命○絕○矣○推○之○君○臣○推○之○夫○婦
兄○弟○朋○友○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是○非○之○心○皆
可○知○也○故○數○之○時○其○天○命○之○性○乎○其○子○思○中○庸○之
道○乎○其○大○學○之○至○善○乎○擇○乎○中○庸○得○此○一○善○而○弗
失○之○是○爲○擇○善○固○執○是○爲○明○善○誠○身○是○所○謂○性○善
也○如○此○而○貧○如○此○而○富○如○此○而○賤○如○此○而○貴○如○此
而○生○如○此○而○死○一○日○爲○人○卽○一○日○之○性○命○一○刻○爲
人○卽○一○刻○之○性○命○大○哉○性○命○之○道○乎○不○可○須○臾○離
矣○

右中庸性命三篇

中庸
李○子○曰○萬○古○聖○人○道○學○之○傳○一○以○貫○之○其○千○變○萬○化○博○學○於○文○總○皆○約○之○以○理○也○禮○者○履○也○言○而○履○之○禮○也○三○千○三○百○儀○文○極○博○皆○不○過○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庸○常○之○達○道○宣○之○為○庸○言○則○謹○而○不○敢○盡○其○所○有○餘○措○之○為○庸○德○則○行○不○敢○不○免○其○所○不○足○隨○時○素○位○言○行○相○顧○是○乃○所○謂○言○而○履○之○禮○也○是○乃○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總○一○時○中○也○故○曰○禮○者○中○也○是○乃○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乃○所○謂○一○以○貫○之○也○故○曰○所○以○行○之

者○一○也○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賢○智○者○所○當○俯○而○就○不○得○過○也○不○肖○者○所○當○跂○而○及○不○得○不○及○也○是○三○千○三○百○之○禮○也○聖○人○所○以○宰○制○萬○物○紀○綱○天○地○有○之○則○安○無○之○則○危○者○故○君○子○行○此○可○以○居○上○可○以○居○下○可○以○居○有○道○可○以○居○無○道○明○哲○保○身○有○能○擇○能○守○之○智○無○畧○獲○陷○穽○之○危○蓋○不○遠○於○人○不○遺○於○卑○近○素○其○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位○常○在○不○覩○不○聞○至○隱○至○微○幽○獨○易○忽○之○際○潛○伏○之○初○爾○室○之○中○人○所○不○見○之○地○不○動○不○言○之○先○內○省○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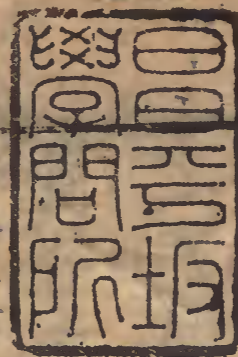
意之頃。不賞不怒不顯之處。聲臭未露之始。性命
日用喜怒哀樂之常。夫婦愚不肖人人與知與能
之間。闡然實修戒懼之功。慎獨之學。以致吾性命
之中和。而位育自臻。完吾之至誠。而參贊可盡。其
究直配天載。而大禮與天地同節者。此之謂矣。是
以爲中庸也。舜之大智。回之仁。夫子所教子路之
強。鬼神之盛德。以至舜之大孝。文之純德。無憂武
周。纘緒成德之達。孝夫子告哀公之道德。九經子
思所稱。本身徵民考王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

仲尼祖憲律襲。天地之大。至聖溥博淵泉。時出名
溢中國。施及蠻貊。尊親配天之烈。至誠經綸立本
知化之功。肫肫淵淵浩浩。非至聖不能知之盛。皆
不過此中此庸焉耳。不然者。非愚不肖之不及。則
賢智之過。索隱爲高。行怪爲奇的。然炫耀於觀聞
之迹。粉飾於聲臭之間。務徇外爲人之事。而無近
裡爲己之實。以繼之。終亦日亡而已。其初雖將自
以爲賢爲智。而失性命之真。終不足以成位育參
贊之實効矣。此禮之所大宗也。故子思作中庸正。

中庸臆說

得曾子一貫之傳以明其家學約禮之旨蓋禮記
統紫會源之要訓學禮者不可不察也

右禮記中庸古文序



天之大無至精整命其本
外以既憲其業天此之大至聖制禮既泉執出各

